

红色档案 揭秘

HONGSE
DANGANJIEMI

中国档案报社 深圳市档案局 / 编

全国**30多**家权威档案机构解密史料
近**200份**珍贵档案图片资料大公开
揭秘那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红色档案 揭秘

HONGSE
DANGANJIEMI

中国档案报社 深圳市档案局 / 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档案揭秘 / 中国档案报社, 深圳市档案局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43-3866-9

I. ①红… II. ①中… ②深…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近现代
IV. ①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59479号

红色档案揭秘

编 者 中国档案报社 深圳市档案局
责任编辑 陈世忠 张 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0.25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866-9
定 价 96.00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录

“铁大姐”周铁忠的狱中斗争 / 315
李白与永不消逝的电波 / 318
“红色特工”项与年 / 327
智勇双全的“红色特工”黄慕兰 / 331
志愿军老兵李用胡入朝参战口述实录 / 335
钢铁般的意志铸就了英雄阵地上甘岭 / 339
寻找受金日成接见的志愿军英雄 / 342
英雄黄继光牺牲以后 / 346
视人民利益重于泰山的优秀党员张思德 / 351
雷锋助人照片的由来 / 356
竺可桢是如何留在祖国大陆的 / 360
马寅初与《光明日报》论战的往事 / 362
罗少伟与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 / 366
我军第一任军乐团团长罗浪的音乐生涯 / 370
聂耳与国歌的诞生 / 374
田汉与抗日儿童剧团 / 378
同赴新政协会议的陈氏父子 / 382
亲手把“两弹”送上天的徐虹 / 386
何振梁夫妇的奥运情怀 / 390
中国奥运“第一金”背后的故事 / 398
中共早期领导人秘密聚会陶然亭 / 402
中共一大之谜 / 407

中共一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 411

中共二大会址是如何找到的 / 414

护送中共六大代表去苏联的唐宏经 / 417

青年团一大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 / 421

红军长征前夕的一次军事谈判 / 424

“红军万里长征”是怎样提出来的 / 428

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使用过的货币 / 432

红军长征中的物资筹措 / 437

遵义会议上生死攸关的大较量 / 441

苏区建设中的反腐败斗争 / 446

河西人民营救西路军将领 / 450

一张红军西路军便条的来龙去脉 / 454

红军飞夺泸定桥的真实经过 / 457

四渡赤水出奇兵“奇”在哪里 / 461

中共党史文库的故事 / 465

《论持久战》发表的前前后后 / 472

华东解放战场上的红色广播 / 474

东北解放战争中的鲁艺文工团 / 478

新中国第一批女坦克手 / 483

“两航”起义始末 / 489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反特斗争亲历记 / 492

新中国第一个民兵“三八”女炮班 / 498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子学校的创办 / 503

《歌八百壮士》荡气回肠的背后 / 506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诞生记 / 509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演变始末 / 513

禁唱 30 年的颂歌《跟着共产党走》/ 516
《东方红》的最初作者李有源 / 520
开国大典鸣放 54 门礼炮代表什么 / 525
人民解放军军旗演变历程 / 529
国旗护卫队的故事 / 538
中国国宴揭秘 / 544
海南岛是怎样解放的 / 549
海空雄鹰打爆美战机 / 555
毛主席纪念堂选址设计之谜 / 562
十个月建成人民大会堂的故事 / 568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始末 / 576
“文化大革命”是怎样结束的 / 581
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 / 588
新中国外交史的开端 / 593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确立 / 598
新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企业 / 607
鸭绿江畔的毛岸英学校 / 611
1943 年的一次营救美军飞行员行动 / 615
白求恩在中国的战斗历程 / 617
斯诺与《活的中国》/ 623
中文《西行漫记》秘密出版始末 / 628

“铁大姐”周铁忠的狱中斗争

吉朋辉

1930年8月，女作家谢冰莹的丈夫、诗人符号在天津的一家书店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了。他的“罪过”，是写了一首《铁大姐》的长诗，赞颂一位女共产党员的革命人生。这位“铁大姐”，就是周铁忠。

周铁忠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跟随澎湃创建过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其人性情刚烈，有男子风范，革命意志坚定，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女革命者，也是许多革命者的引路人。“铁大姐”这一称呼，她可谓当之无愧。

1929年，周铁忠进入天津宝成纱厂领导工人运动。农历腊月二十二日，宪兵搜查了她的住处，搜去了早已印好的传单。几个便衣特务在纱厂拦住了正要下班的周铁忠，二话不说，拿出麻索就把她的双手绑了起来，她被捕了。

在宪兵司令部，阴险卑鄙的敌人将她与40多名男“犯人”关在了同一个牢房里，中间只隔一层木栅栏，男犯人出入牢房，都要从她的牢里穿过。周铁忠认出这些男犯都是自己的同志，马上明白这是敌人的一个诡计：借此来试探她与这些男同志之间的关系，并从他们的谈话中套取口供。她立刻破口大骂反动派不讲道德、没有人性，把男女关在一起。她没有上敌人

的当。

提审是最难熬的一关。第一次由军法处处长亲自审问。这位处长对她花言巧语、威逼利诱，企图软化她的意志。但他只要一露出奸诈的笑脸，周铁忠马上回敬以一顿利落的脆骂。他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咆哮道：“打！她不说就打死她！”如狼似虎的宪兵一拥而上，皮鞭、棍棒狠狠地落在她的身上。周铁忠昏死过去。醒来之后，她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没有，那些花花绿绿的传单，是你们栽赃给我的！”

性情刚烈火暴的周铁忠，在狱中把骂当成了和敌人斗争的武器。每次提审，周铁忠都会故意在男女同牢一事上借题发挥，大骂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人性，扰乱敌人的审问。她还用骂来争取狱中的看守。那些国民党的法官们平日在看守们头上作威作福，看守们早就心怀怨恨。于是，周铁忠就时常在狱中痛骂这些法官们。看守听了，很觉解恨，慢慢一些看守也同情起周铁忠。甚至有一名看守知道周铁忠是南方人，还特地送给她一些辣白菜吃。

虽然被周铁忠骂了很多次，但敌人始终也没有给她换牢房。正因为如此，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周铁忠与同牢中的男同志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他们之间虽然隔着一道栅栏，但彼此声息相通，志气相投，有说不完的话题。每当有一位同志受审，大家都会安静地目送；每当有受审回牢、身受重伤者，大家又都会忙着照护。这种团结和友谊，给大家无穷的力量和乐观的精神。同志们把受刑当成了家常便饭，开玩笑地把法官称为“亲家”，把那些折磨人的刑罚称为“法官他闺女”。每当有同志受审回来，大家就会问他：“今日亲家可客气，见到他的闺女没有？”满牢房的人常常被逗得哄堂大笑。

1930年2月，周铁忠感到身体极不舒服，面色苍白，全身无力。狱友们十分着急，想办法通知了狱外同志，让其设法营救。但此时风声正紧，根本无法营救。最终周铁忠发现自己是怀孕了。她编了一首歌：“叮叮当当到法堂，拷打皮肉不改供，筋骨依旧是铁墙。无被无床水作床，黄丝草被结叮当。皮冷心热孕儿长，任何营救都不当。”男同志们听了她的歌，知

道她是怀孕了，这才放宽了心。但转而又担心胎儿会被拷打所害。

尽管周铁忠怀了孕，敌人并没有对她开恩。1930年3月，周铁忠在这里接受了最后一次审讯。一番徒劳之后，敌人想迫使她在一张假造的供词上按手印。周铁忠大怒，一把抢过那张纸，撕成粉碎，又扔在脚下，踩成烂泥。敌人号叫起来：“给我打！打死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周铁忠又被打得昏死了过去。

周铁忠在宪兵司令部被关了几个月，三两天遭一次拷打，但最终敌人没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个字的口供。一无所获的宪兵司令部将她转交高等法院，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她仍然被判六个月徒刑。6个月后，她带着自己狱中生下的孩子，带着满身的伤疤，又高举起战旗，投入新的战斗！

李白与永不消逝的电波

屈建军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曾风靡一时，著名演员孙道临在影片中扮演李侠的形象深入人心。影片中李侠被捕前镇定地向战友发出紧急信号：“同志们，永别了！”就在他将密电码塞进嘴里吞下去的时候，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国民党特务带着一帮张牙舞爪的军警出现在他的面前……李侠原型李白烈士的儿子李恒胜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李白、一位可敬的父亲和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真实而又鲜为人知的故事……

少年英雄不屈抗争

1910年5月，李白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坊镇板溪村（现“白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李白8岁才入学，读完四年初小就辍学了。

李恒胜说：“为了减轻爷爷的负担，不满13岁的父亲，到一家名为‘乾源裕’的染布坊当了学徒。出师以后，父亲告别师傅，离开‘乾源裕’，跟爷爷外出打工挣钱供他的弟弟、妹妹读书。在跟随爷爷外出打工的两年

里，父亲深深体会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感受到社会的种种不平等。”

1925年，李白的家乡爆发了大革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纷纷建立起来。李白是最早参加农民协会和儿童团的成员之一。15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李恒胜指着自己与父母的合影（1946年

1927年5月21日，国民 1月19日），讲述父亲李白的事迹。

党反动派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并派重兵血洗浏阳东区乡镇。李白参加了以纸业工人为主体的中共地下游击队，他们昼伏夜出，打击进犯之敌。由于李白在斗争中表现勇敢，游击队派他担任了当地少年先锋队队长。7月，李白带领当地少先队员们火烧了国民党团防局的一个团部，成为张坊镇家喻户晓的少年英雄。9月，李白参加了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

誓言“电台重于生命”

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李白参加红军后被分配到红军第四军做宣传员。1931年6月，红四军党委选送李白去总部参加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此，李白和无线电通信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从训练班毕业后，被调到五军团十三军任无线电队政委。

1934年10月，李白跟随红军队伍踏上了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途中，任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全体无线电队员发出了“电台重于生命”的号召，这也是李白终生的座右铭。

电波架起爱情鹊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白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信工作。1937年10月10日，李白化名李霞到达上海，并于第二年初春，设立了第一个秘密电台。从此，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架设在上海与延安之间。



1939年，李白与裘慧英的假夫妻照。

为了应对十分险恶的环境，1939年中共党组织决定派青年女工、优秀共产党员裘兰芬（后改名裘慧英）与李白假扮成夫妻以掩护电台工作。她除了担任警戒工作外，还主动关心李白的的生活，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纯洁的爱情。1940年，经中共党组织批准，他们终于结为革命伴侣。

李恒胜说：“父母在结婚之前，白天俩人在同一屋里工作、生活，到晚上睡觉时，母亲睡在床上，父亲则睡在地板上，就跟电视连续剧《潜伏》里面的情节一模一样。”

电波见证赤胆忠心

遵照中共党组织的指示，1942年7月，李白夫妇临时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祿村10号。当时日寇进占租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虽然李白把电台功率从75瓦降低到只有15瓦，但仍被日军侦测出来了。

李恒胜说：“这年中秋节的前夜，父亲正在阁楼里发报，母亲在三楼忽然听到有杂乱的脚步声，她急忙掀起窗帘一角向外张望，只见几十个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她快步上楼通知父亲，父亲快速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最后又发了三遍‘再见’，暗示远方的战友。接着，父亲迅速把发报机拆散，拉开一块活络地板，刚把它藏在下面，敌人就破门而入。他们翻箱倒柜，把东西扔得遍地都是，然后又冲到阁楼上搜查。突然，‘咔嚓’一声，一块活络地板被踩塌！敌人捧着一堆零件发疯似的窜到父亲面前说，‘这是什么’？父亲从容地答道，‘我是这家的客人，才住到这里不久，这些东西我没见过’。一个狡猾的日本人拉起父亲的手看了又看，‘哼！你是老资格啦！’不由分说，父母就被押到位于四川路桥北的日本宪兵司令部。”

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分别关押在两处进行刑讯逼供。他们受尽了种种酷刑，可始终不吐真情，严格保守了党的秘密。一个月后，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继而又将李白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现万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1943年5月，经中共党组织的营救，李白终于获释。

电影中没讲的故事

李恒胜指着一台老式“收音机”说：“这台‘收音机’平时放在家里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父亲发报时，把它接上小线圈就成了收报机。日本特务好不容易才破获父亲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当时一直是个谜。近年来，档案工作者在清理敌伪档案材料时发现，在父亲被捕期间，上海的侵华日本特务机构特地从日本调来了无线电专家，对父亲的‘收音机’反复检验。最后做出了技术鉴定，这台‘收音机’没有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无法做电台使用。其实，父亲家中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就在日本特务破门而入的几秒钟内，父亲从这台收报机的电子管插座上，用力拉掉了两个临时焊接的小线圈，把它们拉直揉乱，丢在一边。这样，他的收报机又复原成收音机。这样一台世界上独一无二

的‘收音机’，难怪日本无线电专家无法测定其收报功能，而只能断定为
一台普通的收音机。这也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一个没有反映的真实故事。”

虎口脱险继续战斗

1944 年秋，抗日战争正处在大反攻的前夜，形势错综复杂，情报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和艰巨。这时，潘汉年领导的中央华中局情报部与李白接上
了关系。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利用敌人的电台为
中国共产党工作。于是，李白化名李静安与裘慧英离开了上海。他们往返
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以公开的身份，用公开的电台，
为我党秘密传送了日军、美军、蒋介石军队方面的大量情报。一天，李白
带着电台乘船到达淳安时，他藏在箩筐里的收发报机被国民党查获，他第
二次陷入魔掌，后经中共党组织营救，他又一次脱离虎口。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10 月，李白偕裘慧英回到上海，李白以国
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偕夫人住进了黄渡路 107 弄 6 号，电台也设在这
里。李白白天工作，晚上做秘密电台工作，任务是负责上海秘密电台与党
中央通信联系。后来，国际问题研究所被撤销，李白夫妇搬迁到 107 弄 15
号。为了避免敌人怀疑，也为了减轻组织上的经济负担，李白凭着精湛的
无线电技术，取得了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
渔业管理处远在复兴岛，李白每天一早出门，傍晚才能回家。深夜，他又
一如以往地进行通信。为了使电台尽量不被敌人测出，他奇迹般地用仅有
7 瓦功率的电台保持着与党中央的联络。

巧妙的“空中游击战”

李恒胜说：“由于电台的功率小，上海和延安之间有 1000 多公里，电
波经过关山阻隔和空中各种电波的干扰，传到党中央电台时就微弱到几乎

消失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父亲就反复琢磨、试验，终于摸索出时间、波长、天线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规律，选择在人们都已入睡、空中干扰和敌人侦查相对减少的零点至四点之间为通信时间。因此，每当人们酣然进入梦乡的时候，父亲就悄悄地起床，轻轻地安装好机器，静静地坐在电台旁，把25瓦的灯泡拧下换上5瓦的灯泡，并在灯泡外面蒙一块黑布，再取一张小纸片贴在电键触点上，以避免光线透出窗外和声音外扬。零点一到，父亲立刻向党中央发出呼号，巧妙的‘空中游击战’便开始了……

“父亲发出的电报到底都是些什么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从保存下来的一些档案资料来看，主要有国民党飞行员飞往延安的投诚情报、国民党某将领起义的情报、国民党的长江江防计划……”

黎明前的最后电波

1948年是解放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一年。国民党反动派预感到末日将临，他们竭尽各种手段以采取分区停电、暗中抄收信号来侦测中共地下电台，李白处在危机四伏之中。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正在发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迅速采取了应急措施后被捕。国民党特务把李白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刑讯室里，敌人发疯似地对李白进行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使用了30余种刑具，把李白折磨得死去活



李白生前使用的发报机

来。他们用钳子拔光李白的指甲，把竹签钉入他的手指；老虎凳上的砖块一直加到五块，还灌辣椒水，用烧红的木炭烙在他身上。李白每次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浇醒。这些都不能摧毁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李白拒不吐露半个字。

李恒胜说：“父亲被捕的经过，母亲曾多次对我提起过。那是1948年12月30日凌晨2时左右，夜阑人静，万籁俱寂，当时我已入睡，母亲听到外面有动静，料知事情不妙，就立即告知父亲。父亲很快地拆除了发报机，母亲帮着他整理天线，收拾完毕，就把我抱下楼寄睡在邻居家。父母重又上床，佯作入睡模样，静待敌人的到来。不出所料，匪特多人果然破门而入，露出狰狞面目，破壁翻箱，四处搜寻。不幸，藏在壁柜里的收报机终被发现，机内热气还未消散。匪特既得真凭实据，为讨好邀功，怎肯轻易放过，立即将父亲挟持出门。父亲临去黯然，竟未有一语而别。父亲离去，匪特数十人向母亲包围恐吓，追根究底。母亲为保守秘密，闭口不言。第二天早晨，母亲也被匪特带去审问，并带母亲去看已被刑讯过数次的父亲。时值隆冬，北风凛冽，母亲目睹父亲身上衣服都被剥光，用绳子捆绑在老虎凳上，神情显得十分疲惫。匪特要母亲劝说父亲，供出底蕴。母亲对着父亲只作会意的默视。母亲曾向匪特们说，‘同是人类，这样的大冷天，为什么不给他衣服穿’？经此一说，他们就将父亲放下老虎凳。当母亲给父亲穿衣服时，他的手、腿已动弹不得。匪特因对母亲无计可施，也就将她释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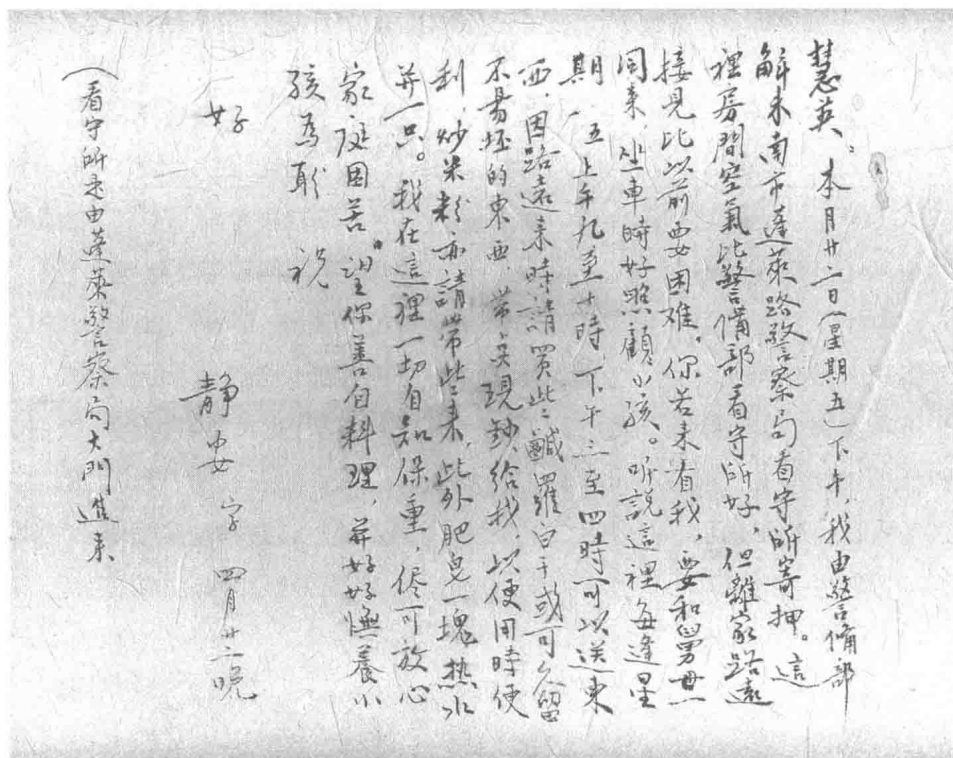
最后的家书与诀别

1949年4月初，国共和谈的气氛渐渐浓厚起来，国民党反动政权在伪装和平的情况下，对李白一家稍稍和缓。4月23日，裘慧英接到李白从南市蓬莱警察局看守所的来信：

“慧英：本月二十二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解来南市蓬莱

路警察局看守所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九至十时，下午三至四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卜（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瓶（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善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祝好！静安 字 四月二十二晚。”

李恒胜说：“父亲第三次被捕后被关押在蓬莱路警察局，家属不能随时探监。后来，父亲偷偷写了张条子，托出狱的同志带给了母亲，说，‘你站在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就可以看到我’。就这样，母亲偷偷地带着我看了他几次。从老百姓家的阳台上看到囚窗中的父亲被



1949年4月22日晚，李白写给妻子袁慧英的最后一封家书。